



## 老物件 手摇压水机

李育豪

端午节回老家,父亲说带我去老房子走走。说起来已经很久没去过老房子了,推开门的时候,怀旧感扑面而来。在屋里转了一圈,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虽然没有人住了,但父亲每次过来还是会过来打扫一遍。帮着父亲打扫完后,手上全是灰,想着找点水洗一下手,父亲说去看看屋后的压水机还能不能压上来水吧。

说到压水机,就不得不说说水井。昔日的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打上一眼水井,临水而居是祖先们留下的生存法则,缺少水源地的乡村在那个公共设施还不发达的年代,就只能把挖井当成家庭生活水源的必须。

在我的记忆里,打这口井的时候,家里都还没“分家”,井是爷爷带着爸爸和叔叔挖的,挖了8米左右就出水了,干了差不多半个月,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完全是人工挖出来的,我记得挖的时候,爸爸和叔叔还特意在井壁两边挖出了几个脚印位置,方便上下井,但稍不注意就可能滑倒摔下去。

这口井确实帮了家里大忙,即便是大旱之年,也流淌出甘甜清甜的井水。不过那时候的农村,普遍很穷,我们村子都还没通上电,也不知道水泵这种东西,要吃水都是直接用桶打,如果水浅了,就在水桶上加绳,但毕竟这不方便,后来大家就都开始用压水机。

我们家装压水机的时候,先是从井旁边开了个洞,灌水进去,还特意修了水泥池子,用来装压水机压出来的水。

压水机就是通过引水,把地下水引导到地面上,通过引水皮和井心的作用实现井水上流。小时候,每次压水,我都是一上一下地提桶架,但就是不出水,父亲看到后,都会要我先用一瓢水倒进压水机里,再压几下就出水了,这瓢水就是引水,也是压水机能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来到屋后,生锈的压水机和长满青苔的水井充满了年代感,仿佛一下就回到了童年。破败的水池,那里我曾经多少次光着屁股冲井水澡,那甘甜的井水也不像现在一股土腥味。

摸着那锈迹斑斑的压水机,出水口差不多都被锈堵住了,但是小时候我多少次直接用嘴对上它,吸取那甘甜的井水,尤其是酷暑难耐的时候;多少次被那个撬架把手磕过下巴;多少次向往这冬天压出来冒着热气的水;多少次和邻居伙伴压出水来打水仗……如今,渐入中年,每一年回家,总会感叹一些老物件在逝去,而这些老物件老景象却偏偏承载着我们的回忆。看着这压水机,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有时候,一些记忆,就只需要一个符号来唤醒。

如今,水井已经渐渐无用武之地了,而压水机更是在水井淡出日常生活前,就从生活里逐渐消失。虽然很多水井边上还有压水机矗在那儿,但是已经生锈不能工作了,而更多的都是被拆走了。从农村通到用水泵,这压水机就几乎没有市场了。

岁月变迁,我都不记得,是哪天开始,家里的那口水井我们不喝了,顶多用来洗衣服,因为压上来的水没有以前清澈了,也充满了土腥味,在城里工作的姑姑还特意带了点井水去化验,结果也是不适合人饮用了。那个时候已经用上了水泵,压水机就已经在慢慢“风化”了。没过几年,我们洗衣服都不用这个水了,水泵也收起来了,自来水入户了,老水井也无用武之地了,把家从村里搬走后,就彻底和压水机、水井告别了。

父亲说很多人家已经把水井填了。过不了多久,压水机、压水井就会从村民记忆里彻底消失,生活是进步了,但是留在记忆里的某些东西却永远找不回来了,比如说那压水机压出的甘甜井水。



## 文化现场

郭亮

6月28日,湖南作家研究中心发布了《2018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这是对过去一年里湖南作家创作事业的一次全方位盘点,万宁、聂鑫森、张雄文、玉珍、吴刘维等株洲籍作家的作品在这份报告里被提到……

## 《2018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出炉 这些株洲作家的作品上榜

### 小说创作,我市四位作家上榜

“2018年,湖南小说创作对现实关怀的强度不减,着力表现时代与个体、生活与历史之间的勾连,展示新时代风貌,关注现代性焦虑,呼唤理想人格,体现湖南当代文学传统与原创力。”

这是《2018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里的原话,落实到株洲地域,株洲籍作家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不管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乃至小小小说创作,均有代表作品入选。

首先是长篇小说,“吴刘维《午夜课》讲述一起连环案背后的动机,在欲望叙事下勘测人心,追索生存本相。”可能很多人对吴刘维这个作家不熟悉,但不少上了年岁的文学爱好者一定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名叫刘维的作者,这个毕业于湘潭师专的攸县小伙子,二十出头就在《长白山》文学杂志头条发表短篇小说,之后连续获得第一、二届湖南文学新秀奖,然而,正当人们以为一颗文学新星已然升起,即将开拓一片新天地时,他却停笔了。直到十多年后,经历了诸多生活变故的他才重新拿起笔,以一部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绝望游戏》重返文坛,名字也改回了家族复姓的吴刘维。尽管已调入省城工作,吴刘维笔下的风景仍多集中于生养他的湘东地区的小城生活与乡村生活,发表于《百花洲》2018年第五期的《午夜课》同样延续这一传统,以一起连环案来呈现纷繁世象下的心理嬗变,这也是《2018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长篇小说分类里株洲籍作家唯一入选的篇目。

中篇小说领域,株洲作家万宁以一篇《躺在山上看星星》入选。这部发表于《中国作家》2018年第八期中篇小说头条,延续了作家万宁一贯之女性视角,做到犀利地发现和收集,温情地整理与呈现。作者在都市和乡村之间,鸟瞰社会,剖析人性,洞察人生,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林岚、郝民、林蒙、言咏、全乖妹、石在研等等,便生活在我我的身边,直至你生命的尽头。作者在小说的宏大谱系中找到了把客观生活场景化为存乎内心的自我疆域的表达形式,达成客观真实与主体意识的默契,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思想的张力、锋芒和澄明的境界。此小说被收入评论家贺绍俊主编的《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

同样发表于《中国作家》2018年第八期、由株洲籍作家陈夏雨撰写的小篇小说《雄戏》也得以入选。陈夏雨少年成名,在攸县一中上高中时就素有才子之名,中专毕业后,迫于生计,在国企工作几年后辞职自主创业,一度还承包过攸县的一家小型煤矿,成为外人眼中“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一员,也在此期间,陈夏雨开始在网络上写起了网络小说,这之后又被八一电影制片厂相去北京写剧本,之后再回到潇湘电影集团担当编剧和副导演……直到2013年,才在朋友的建议下转到传统文学领域创作,处女作《申坟的老人》在《文学界·湖南文学》上发表,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小说接连发表,集子也出了几本,还到鲁迅文学院研修,并加入了中国作协,短短几年,走过了别人数十年的征途,在《2018年度湖南文学发展报告》里被提到的《雄戏》,以荒诞手法揭示民间信仰的现代异化,“对当下所存在的社会风险与矛盾——不规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资源的不平等,演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不平等,对既得利益者和流动性变弱的阶层——进行警示,对社会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和预言,因此,《雄戏》这篇小说具有了很特别的现实意义。”

小小小说领域,年过七旬的老作家聂鑫森以一篇《玉须帘》上榜,这部发表于《小说月刊(上半月)》2018年10月的小小说,篇幅不过千余字,以略带戏谑的笔法讲述了一对相看两厌的夫妻重归旧好的故事,传达了“回归自然、崇尚质朴的追求”。

### 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领域均有斩获

诗歌领域,90后株洲女诗人玉珍以《不知其名的神性》的组诗入选。这部发表于《诗刊(上半月)》2018年8月的组诗,延续了玉珍“从日常生活的感悟中抽绎出生命的哲思”的写作思路,恰如评家所言,“玉珍的写作注重对日常诗意的提炼,往往把自我的生命经历投射到诗中,诗中似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注重哲理性的升华,力图通过对自我生命的凝视抵达对生命的本体性追问。在90后诗人中,她的诗有一种难得的开阔感,她在处理日常生活时,也往往关联着对人生命运这个重大主题的思考,而且过渡自然顺畅,开合自如。”

散文领域,株洲作家管弦发表于《草原》2018年第9期的《有凤来仪》入选,这篇散文延续了管弦2017年出版的《药草芬芳》的写作风格,以散文文化的笔调,把天地间花草树木等的形态、特点、功效、文化、传说,以及自己的实践、认知和感触糅合在文章当中,让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万物之美、万物之用、万物之效。另一位株洲籍作家张雄文则以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4期的《白帝,赤帝》入选,张雄文为文坛所熟知来源于他对共和国高级将领粟裕的研究,过去的十数年,连续出版了数本研究粟裕的专著,近两年,笔触转向文化大散文的创作,这次的入选的《白帝,赤帝》就是这方面的勇敢尝试,论者认为,“着力突出了‘桃源’情结、‘忠义’思想、诗性精神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并在表述历史中彰显了结构创新以及建构大话语模式的写作雄心,不能不说是文化大散文创作革新的一次有效尝试。”

报告文学领域,时代故事、先进人物、红色历史仍是不变的传统主题,株洲作家胡厚春的《井冈山英雄:宋乔生传》有幸入选,这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0万字人物传记,以纪实笔触生动叙写先烈宋乔生光辉的一生。



聂鑫森



万宁



陈夏雨



张雄文



玉珍



陈夏雨



吴刘维



管弦

## 文化快评

### “网红”图书,无用多于有用

周慧虹

“网红”图书似乎成为当下图书市场的一个“潮流”,从网上人气颇高的“小鲜肉”,到动辄“10万+”阅读量的知名自媒体人,纷纷挟“流量”跨入出版领域。其写作内容大多关乎“网红”自身经历,或分享生活态度,或表露情感观点,书往往十分畅销。

“网红”频出,究竟是流量变现,还是文学情怀?不好一概而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书质量参差不齐,整体而言,“精品”不多。天下文章,有“真”有“幻”。真者,是为文章学术而生的贤哲之士呕心撰写,皆天下至文,可永久传世;幻者,庸众之人以文章学术糊口者为之,声动一时,随时间而消失。若论时下“网红”书,似可勉强归于“幻”者之列,将来命运,恐难逃“去之已久,亡也忽焉”的定数。

人们常讲“开卷有益”,据我看来,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无用”的情趣之乐,另一为“有用”的知识技能。就时下众多“网红”图书而言,最多能提供一些令人亢奋的热情,至于知识、技能上的获益恐怕不多,可以说,“无用”多于“有用”。而其情趣,高雅的恐怕不多。

资深媒体人宋伟关于读书这么看:“这些年,我一直在倡导‘坚硬阅读’,因为消遣阅读是不静心

的,这样很难成为一种积累。所以我不倡导年轻人消遣阅读,而提倡坚硬阅读,这往往需要集中注意力,把心带到书里去。”

与“坚硬阅读”所对应的,往往是那种“真”文章,是一些知识技能方面“有用”的内容。惟其如此,方能借读书滋养自我,长心智、增才干,而不至于在浅阅读中徒然沉醉于表面的慰藉,实则所获不多,甚至始终原地踏步。如是观照“网红”书,阅读就需谨慎适量,只有在“坚硬阅读”一段时间后感觉累了之时,约略读一读有意思的“网红”书,以期达到轻松一下之效,而绝不能一味沉迷其中,将之作为阅读的全部。

话说回来,“网红”书在形式上也有可借鉴之处。曾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学者匡亚明先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借用《论语·雍也》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说到底无非希望作者著书能够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什么时候,“网红”们写就的书,内在思想、承载的知识与其外在装帧的精美、宣传的不凡两相匹配、相得益彰,能把更多的“干货”奉献给读者,不枉读者为此花费的财力、精力,那么,此等“网红”图书,多读无妨。

## 株洲风物

### 走近白马寺

黄润妹



白马寺外观。

从炎陵县渡渡镇青石村村部向东缓坡行一公里左右,便来到了一个“丫”字形的岔路口,当地人管这儿叫庙下。四面群山环抱,树木葱郁。从脑斜路几步上去便是一座庙宇——白马寺。

白马寺又名藤神庙,占地面积约20平米,仅一间大殿,坐东朝西。迎门进去,是一张铺着红布的神案,供奉着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地方福主白马大王和藤神之位。北面紧挨小山坡,一棵碗粗的大枫树舒展翠绿的叶子,静静地立着,显得尤为庄重;南面离殿堂墙壁两尺多远,便是一条碗粗的古藤,曲里拐弯地缠紧了身旁的几棵小杂树,执着得三生三世也不愿放手似的。

这里的古藤是有故事的,传说很久以前,江西一名老表来到马鞍山,说是来感谢两位姓藤的女医生。当地老百姓很是纳闷,说我们这儿方圆几十里根本没有姓藤的。江西老表说:“江西遂川一带瘟疫泛滥,死了好多人。有两位女游医医术高明,医治了很多病人,而且都不收钱。我的独女也不幸染病,是她们精

心医治,才把我的女儿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了。我苦苦恳求,只告诉我说,她们是鄱县九都马鞍山人士,姓藤。”马鞍山人告诉他,这只有根古藤姓藤了。江西老表说,一定是这古藤修成仙,去江西行医救人的,便跪谢古藤离去。不久,他返回马鞍山,带领几十号人在古藤旁边建了一座庙以谢藤神。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古藤条虽然也有些年月,但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古藤了,也不知道是传说中的古藤的第几代。

藤神庙香火日新旺盛,清康熙年间扩建成了寺院,因本地福主是白马大王而被称作白马寺。

大革命时期,当地涌现出了以朱全兴、郑祖禄为代表的革命人士,白马寺成为当时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遇到白军来搜查,他们就假借和尚闭眼念经。古藤的分枝处有个洞穴,他们常把一些秘密文件或情报藏在那里,以躲过白军的搜查。后来白军起了疑心,认定寺里藏着革命人士,便捣毁了白马寺。2014年,在当地热心人牵头下,古寺庙被重建。